



链滴

# 20200807 TGIF

作者: [2501224066](#)

原文链接: <https://ld246.com/article/1596763376170>

来源网站: [链滴](#)

许可协议: [署名-相同方式共享 4.0 国际 \(CC BY-SA 4.0\)](#)

## 小径分岔的花园

——博尔赫斯

我想起刚才接电话的人竟是理查·马登上尉。这就意味着鲁纳贝格已经被捕，或者被杀。马登是酷无情的，他是一个爱尔兰人，为英国服务。人家说他脾气不冷不热，而且为人也许还有点不忠诚。什么他不抓紧而且充分利用这么一个奇迹似的好机会，发现，逮捕，或者杀死两个日耳曼帝国的间谍？我心里想，这个军人，根本没有怀疑我掌握着这个秘密——在安克雷的英国大炮新阵地的确切名字一只鸟在灰暗的天空上飞过，我在昏乱之中把它变成了一架飞机，这架飞机又变成了许多飞机，以直命中的炸弹夷平了英国的大炮阵地。要是我的嘴巴，在一颗子弹把它打穿之前，能够喊出这个地名，得德国都听得见就好了……我这人类的声音是渺小的，怎么能够使它让我的首领听见呢？可非得让这讨厌的有病的人听见不可；这人既不认识鲁纳贝格，也不认识我，只知道我们是在司塔福郡。他在柏死气沉沉的办公室里坐着，翻阅无穷无尽的报纸，徒然等待着我们的情报……不过十分钟，我已经想了我的计划。我在电话簿上查到了那个惟一能够帮助我传递情报的人的名字。他住在范顿的郊区。坐车去用不了半个小时。

去阿希格罗夫的火车八点半开，我急忙进站。火车开了后，有一个人拼命地向月台尽头跑来。那理查·马登上尉。我惊慌失措，颤栗着缩到座位的一角，远离那个可怕的车窗。

火车轻快地在白杨树中间行驶。然后，几乎就在田野的中央停住了。没有人报车站的名字。“阿格罗夫吗？”我问月台上的几个孩子。“是阿希格罗夫。”他们回答。我就下了火车。月台上亮着一灯，但是那些孩子们的脸仍然是在阴影里。他们有一个问我：“您是到史蒂芬·阿尔贝博士家去吗？不等我回答，另一个又说：“他的家离这里远着呢，不过您不会找不到。您只要从左边的路走，在每个十字路口向左拐弯。”我扔给他们一枚硬币，走下几步石阶，踏上了那条冷落的路。

我到了一座高大的铁门前面。一个高身材的人开了大门，用我家乡的语言慢慢地说：“原来是邻仁兄光临，来解我的孤寂了。毫无疑问，您是想观赏一下花园吧？”

我记起来，邻本是我们一位领事的名字。我莫名其妙地重复说：“花园？”

“小径分岔的花园。”

什么东西触动了我的记忆，我不知怎的，蛮有把握地说：“那是我祖先崔朋的花园。”

“您的祖先？您的著名的祖先？请进来。”

潮湿的小径曲曲弯弯，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。我们来到一间书房，里面满是东方和西方的书籍。认出了一些用黄绢面装订的大本子，那是明朝第三代皇帝命令编纂的手抄百科全书，从来没有印刷过留声机的唱片在旋转。

我们坐了下来。我坐在一张低矮的榻上，他背向着窗户和一只高高的圆形座钟。我计算了一下，的追逐者理查·马登要一个小时以后才到得了。我以无可改变的决心在等待。

“崔朋的命运真是令人惊讶。”史蒂芬·阿尔贝说，“他是他家乡乡亲们的总督，既谙天文，又星相，并且精通经史，擅长弈棋、诗词、书画。他死的时候，他的继承者只发现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手。他的家属，大概您不会不知道，准备把它付之一炬，但是他的遗嘱执行人——一个道士或和尚——持予以出版。”

“我们崔朋家的血缘亲属，”我回答，“至今还在咒骂这个和尚，出版这些手稿其实毫无意义。本书不过是一大堆矛盾百出、体例混乱的材料。我有一次把它翻了一遍：主人公在第三章死了，到第章又活了过来。至于崔朋的第二项事业：他的那个迷宫……”“那个迷宫就在这里。”他把一座高高漆得光溜溜的写字台指给我看。

“一座象牙的迷宫！”我喊起来，“一座小型的迷宫……”

“一座象征的迷宫，”他纠正我说，“一座看不见的时间的迷宫。”

阿尔贝站了起来，有一会儿，背向着我。他打开了这座金碧辉煌的黑漆写字台的一只抽屉，拿着张纸，转过身来。原来这是一张猩红色的纸，现在已经变成玫瑰色，质地脆而薄，印着方格。崔朋的法真是名不虚传。我热切地然而费劲地念着下面的字，这是我的一位血缘祖先用手笔写下来的：“我我的小径分岔的花园，遗给各种不同的（并非全部的）未来。”

我默默地把纸还给他。阿尔贝接着说，在发现这封信之前，我曾经自己问自己，一本小说怎能是有限的。我正处在这样的困扰之中。从牛津给我寄来了您刚才看过的那张纸。很自然地，在这句话上停了：“我将来我的小径分岔的花园，遗给各种不同的（并非全部的）未来。”这句话，使我想到：这时间上，而不是空间上的交叉的形象。我把这部作品重新看了一遍，证实了这个理论。

崔朋是一位天才的小说家，然而也是一位博学之士，无疑的，他不会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写小说人。他同时代人的言论——已足以证实他的一生——说明他对道学和神学的爱好。哲理的论辩占了他说的大部分篇幅。我知道，所有的问题，没有一个会使他不安，没有一个会使他费力，除了“时间”个深渊一样的问题。好吧，这就是在《花园》的篇幅中没有描写的唯一的问题。他甚至不愿意用含有“时间”意义的字眼。您对这种有意的回避怎么解释？

<p>我提出了好几种说法，但是都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。我们讨论了一会儿。最后，史蒂芬·阿尔贝我说：“有一个谜语，它的谜底是棋；在这个谜语中，禁止使用哪个字？” </p>

<p>我想了想，回答说：“就是棋这个字。” </p>

<p>“对了，”阿尔贝说，“《小径分岔的花园》本身就是一局巨大的棋，或者说是寓言，它的主题时间。这种缜密的游戏，禁止提到它本身的名字。始终不把这句话说出来，只用不确切的譬喻，明显拐弯抹角来提到它，这些也许是一种指明它的最着重的方式。这是走了邪路的崔朋在他孜孜不倦的写的小说里，逢到每一个曲折之处所爱用的迂回方式。我翻阅了几百万的手稿，改正了抄写人粗心大意错误，猜出了一团混乱中的构思，我恢复了，或者我认为我恢复了它原来的面貌，我全部翻译好了这作品。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知道，他没有一次使用过‘时间’这个词。这解释很明显：《小径分岔花园》是崔朋所设想的一幅宇宙的图画，它没有完成，然而并非虚假。您的祖先跟牛顿和叔本华不同他不相信时间的一致、时间的绝对。他相信时间的无连续，相信正在扩展着、正在变化着的分散、交、隔断，或者几个世纪各不相干，包含了一切的可能性。我们并不存在于这种时间的大多数里；在某些时间里，您存在，而我不存在；在另一些时间里，我存在，而您不存在；在再一些时间里，您我都在。在这一个时间里，我得到了一个好机缘，所以您来到了我的这所房子；在另一个时间里，您走过园，会发现我死了；在再一个时间里，我说了同样的话，然而我却是个错误，是个幽魂。” </p>

<p>“对于这一切，”他微笑着喃喃地说，“时间是永远交叉着的，直到不可计数的将来。在其中的个交叉里，我是您的敌人。” </p>

<p>我重新又感觉到我刚才说过时的那种发芽生长。我觉得房子周围潮湿的花园里充满着看不见的人，直到无限。这些人物就是阿尔贝和我，正在时间的其他范围内暗暗地劳碌着，变换着形体。我抬起睛，这微不足道的梦就消失了。黄黑色的花园里只有孤零零的一个人，然而这个人却像塑像那样坚实然而这个人正从小径上走来，他就是理查·马登上尉。 </p>

<p>“将来已经存在，”我回答，“不过我是您的朋友。我能再看看那封信吗？” </p>

<p>阿尔贝站了起来。他高高的个子，伸手打开高高的写字台的抽屉。有一会儿，他背向着我。我已准备好左轮手枪。我十分仔细地开了枪。阿尔贝立刻倒下来，一声都没有吭。我敢发誓，他是当场毙的。 </p>

<p>其余的都有是不真实的、不足道的了。马登冲了进来，把我逮捕。我被判绞刑。可幸的是，我竟胜利了，我已经把他们预定袭击的城市名称通知了柏林。昨天，他们果然对它进行了轰炸。在同一天报纸上，我看到：博学的中国通史蒂芬·阿尔贝被一个来历不明的叫俞琛的人所暗杀，这件事，对全英国人来说，是一个谜。然而，我的首领已经破了这个谜。他知道，我的问题是如何（在战争的喧闹中）指明那个城市的名称就是阿尔贝。他知道我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杀掉一个叫阿尔贝的人。 </p>